

9/13

佛山文史資料

選 輯

第二輯



佛山市政協文史組編印

目 录

佛山沦陷及日伪统治时期见闻录·····	区瑞芝 (1)
佛山沦陷时期日伪政权情况略述·····	华 鲁 (12)
佛山沦陷期间诗作·····	何心平 (16)
李文茂在广西反清斗争史略·····	广西博物馆供稿 (20)
清季谋刺西太后之梁尔煦·····	潘 敬 (23)
佛山商会历任会长·····	何心平 (28)
漫谈佛山茶楼业·····	麦大华 (35)
佛山银号的沿革·····	区瑞芝 (38)
五十年来佛山文艺事业活动概况·····	朱哲夫 (40)
记佛山元甲小学·····	朱哲夫 (50)
佛山民间龙狮舞技、源流史略·····	区瑞芝 (54)
佛山市人口变动情况初探·····	黄任华 (63)
乙卯年佛山特大水灾情况·····	何心平 (76)
祖庙路的变迁·····	黄任华 (81)
佛山风土旧俗纪实·····	区瑞芝、朱哲夫 (90)
佛山万寿宫·····	朱哲夫 (107)
佛山经堂今昔·····	关 键 (109)
紫洞艇的来历·····	区瑞芝 (110)
佛山旧八景·····	政协文史资料科收集 (112)

佛山沦陷及日伪统治时期见闻录

区 瑞 芝

一九三八年日寇沦陷佛山，烽烟遍野，生灵涂炭，现将佛山沦陷后的一些见闻录之，请读者补正。

佛山的沦陷

一九三八年十月廿七日，日寇在澜石登陆。在这天上午八时许，先有一架飞机，下了几个炸弹，一枚落在澜石公路口，破坏广湛公路的交通要地。一枚落在中山路缸瓦栏附近的巧明火柴厂，全厂炸毁。一枚落在升平路附近的汾水西街庞伟庭住宅前石阶和阶石上，炸断石板两块，两处幸无伤人。另外一次，有一架敌机在郊区石头乡投下炸弹三枚，一枚落在霍芝庭新建成而未开业的缫丝厂，当场炸毁三分之一的厂房，两枚落在乡内的四圣庙，全间被毁。

到下午四时左右，又有四架飞机到澜石沿途打机枪放炸弹，到五时左右用四架飞机掩护六只橡皮艇（每只艇约有十人），在澜石屈龙角登陆。

在澜石登陆后，傍晚时分进入佛山，日寇占领佛山镇的先遣部队驻于升平路尾桃园茶楼（前身为富如茶楼、现中山桥头青少宫地址），小部分驻在城隍庙、缸瓦栏附近。以后日军相继抵达佛山。主力部队初驻敦厚乡地方祠堂内，后

移驻高基大湾附近的福庆坊和补过轩内，其它部队分驻佛山车站缸瓦栏一米机内、江佛公路莲华公司（现佛山汽车总站址）、澜石、棚下平政桥、大基头蟠岗埗头、福宁路（旧南海县府）、福贤路、南堤等处。日本宪兵队部，先驻快子路莘葵里内，后迁驻升平路山陕会馆内（现升平邮电所址）。在宪兵队部右侧，设立问事处，处内附设密侦队，魏伯柔为队长。当时日军驻地门前，堆放沙包并设有刺铁线满布的木马（棚）。有的地方甚至筑有炮楼，用以镇压爱国抗日军民的反抗。

日寇的暴行

日寇在佛山到处奸淫杀掠，罪恶滔天，真是罄竹难书。以下所述，只是一鳞半爪。

在澜石登陆的日寇，当天就杀害了五十多人。跟着，又放火烧圩，抢掠食物。

十一月二十四日午间，有一队日寇由顺德小埗乡方面而来，闯入附近顺德乐从圩，放火搜劫。临行时，还用手榴弹炸毁圩外平胜桥，才扬长而去。到下午四时，又被散兵、游勇和歹徒，结队闯入圩内，再次放火洗劫，以致店户财物尽空，全圩几乎被焚毁，当时只有同仁善堂一间幸未烧去。日寇在进驻澜石后，到处强取强买副食品。笔者就亲见两个日军到石湾下约一心茶楼前的肉档、豆腐档，交了少数军票，强取了猪肉廿十余斤，豆腐几板，还要档主代他们挑返澜石。

日军驻地遍设岗哨，来往行人必须向日军脱帽鞠躬行礼，否则必遭受打掴或罚站立。妇女经过更有被凌辱调戏的。日寇还令住户前往伪政府申请登记，领取所谓“良民证”。如无“良民证”携带身上，碰到日伪的户口大检查，和在街道、茶楼、旅店等公共场所搞突击检查时，轻则拘审处罚，重则指为不良份子或共产党予以押留查办。凡在问事处受过拘禁获释的人都说，他们在禁闭室，每晚听闻隔邻日本宪兵队审讯犯人时，犯人们在酷刑之下发出的哀嚎之声，长久不绝，实不忍闻。日伪政府还规定，不论由何地来的客人，如乘广三铁路客车，往返广州、佛山、三水各地，须在车站前排队购票上车。宪兵则轮班负责检查货物和搜身。旅客虽战战兢兢，谨守秩序，但稍不合宪兵之意，便将你从人群中拉出，用手掴脚踢，拔枪恐吓，甚至把你放在背上，如摔跤一样，向地上一掼，有的连掼数次，被掼到重伤的。有一日，日军在缸瓦栏张贴了所谓安民告示，一男子前往观看，因告示左角未贴稳而垂下来，这男子用手将告示掀起细看，为一日军看见，当场用军刀把他劈死。

到广州的陆路交通运输工具，除广三铁路火车外，只有日商办的福大公司长途客车，日寇乘机牟利。车站设在永安路。客车行驶路线，由佛山沿禅炭公路直达瀛口，转乘军船或搭艇过海到广州。因该客车无检查的麻烦，便于交易，客商多乘头班客车往省，其中搭客不少是佛山钱庄店员，他们携带货币出入比较方便。因此，遂为南海土匪头子谭植云所垂涎。一天早晨，他命爪牙将一个定时炸弹暗藏于车上，企

图使客车驶至中途发生爆炸，乘机掠夺钱庄货币。正当乘客满载，司机开车启行，时这个炸弹突然发生爆炸，客车着火焚烧，结果烧死旅客约十人，面目难认。所有货币连同炸弹散落，谭的阴谋破产，却害了十条人命。后来谭植云投靠日宪兵队为密侦队组长，为虎作伥。至日本投降前一年，宪兵队长才知炸车案是他所为，遂借“剿匪”为名，命谭带全组人员随行出发。当行至佛山郊外，宣布列队训话，乘谭不备，开动机枪向他们扫射，消灭了谭植云全组。这是认贼作父者的可耻下场。

佛山沦陷后，日军除追逐街道妇女，闯入民居强奸少女外，有时还在深夜到旅店找花姑娘寻欢。如果这间旅店闭门不开，他们就咆哮如雷，甚至破门而入，扰乱一番才扬长而去。佛山新涌口市场太然烧腊店东陆某的少妾，一天早晨出门，被一日军看见，将她追捉。她向上沙方面走避，竟被日军开枪打死在路上，陈尸三天未殓。惨事发生于佛山沦陷后三天。一九三九年间，日寇在升平路松桂里内，设立慰安所，所内除军妓，并在原来的万安街下乘妓寨，胁迫挑选年少貌美无花柳毒的妓女，充当所内军妓。入了慰安所就不许他们自由出入行动。

一九三九年间，日寇限令上沙居民由天津坊起至金兰桥菜市止，沿途两傍店户要拆掉，迁后七尺，开辟上沙公路，并拉民伏筑路。同年，日寇将中山公路右侧民房拆去，改建跑马（走马）场地（现旧体育场址）。此外又将广三铁路佛山车站改名为佛山驿。限令建筑上下车的斜坡，利便运

输。当时民工很多受虐待及鞭打的。

日寇的侵华，出现一幅幅流浪避难图。佛山沦陷前，当局就发出疏散的通知。城区内富裕家庭即逃港澳避难。稍有资财的人则择地到远方躲祸。没钱疏散的人，每日都离家到上沙外五福围崩口基大竹林处藏身，朝去晚归。到佛山沦陷后，由于日伪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勒索，搞到人心惶惶，人们多赴附近的沙坑、张槎等乡村投亲友避难。这时田园荒芜，各行商业和手工业多有闭歇，剩下的店铺、作坊往往减员，所以失业者日众。

由于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物资固然缺乏，加上日寇的封锁，交通运输阻塞，货运不畅，商品奇缺，投机商人乘机哄抬物价，他们炒卖黄金、花纱、米、油等物资，早午晚价钱不同，一日标几次价，真是米珠薪桂啊！当时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大洋券货币不断贬值，投机商将银纸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对号（即号码次第不差的）；第二种是直版（硬直新出版的）；第三种是残钞（不对号码、有些残旧的）；第四种是湿柴（太残旧的钞票，意思是指当柴烧也燃不着的）。每种币值不同，因而造成金融混乱，以后，日伪更要求各银号改名钱庄，推销兑换日军军票，大洋券进一步贬值。以后又改用储备券，使劳动人民更加无法生活，有朝不保夕的痛苦。有工作做的只有值几两米的工钱，要维持一家数口，只能半饱度日，或者食“五彩饭”（用蔬菜、番薯、豆类与米同煮），或者食粥。由于营养不足，真是有力做到无力，无力做到乞食，乞食乞到瓜直。”而无工作做

的，就只好吃野草、野菜、树皮、竹米（竹花）充饥。附近镇安、石碛、南浦等乡民也同样，因而很多人患水肿病而死亡的。区内饿殍载道，陈尸路上，每日常有三十具以上，由作工沿途捡执，堆在城门头松荫园前、快子路华三学校侧和弼头中成当铺侧等处。以后搬在艇中，由水路运往弼塘村附近土冈上，埋葬于万人坑内，当时惨况，令人目不忍睹。

沦陷区人民由于饥寒交逼，不得不割爱出卖亲生儿女或送入养育。人贩子也乘机以甜言密语骗去他们的儿女或用贱价购去，转到各地变卖图利。也有不少贫家妇女，为养活父母和儿女，无奈沦落为私娼。她们除在旅店接客外，常聚居于南堤、新涌口、西竺街、高基等地，出卖肉体以维持生活。也有些人为了活计，迫得铤而走险，贩运私货，他们活跃于广州、佛山、市桥、芦苞各地。在水路则在汾江河乘电船仔或用小艇载货前往。在陆路则沿平洲、沙坑各地，以肩挑背负而去。但是水陆两路，都有日伪军队和当地的大天二设立的卡哨，除勒收保护费外，有时还强取食和用的货物。因此，他们历尽长途跋涉艰辛，收入也仅堪糊口。还有的人靠贱卖家具和房屋来维持生活。把家具作柴卖。买屋人将屋拆毁，只要桁桷木板、梁杉等作材料卖。其余、砖、瓦、土石是无人买的。造成佛山遍地都是烂屋和荒地。

群魔乱舞

沦陷后的佛山，一面是劳动人民的地狱，一面是冒险家

的乐园。日伪官员、汉奸、大天二、投机商等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特殊权力，使用特殊的手段，牟取其特殊的利益。日寇以占领者自居，把沦陷区人民看作是他们的奴隶，任意杀害、拘捕、掠夺。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拚命扶植他们的势力，网罗一群为其效劳的汉奸走狗及恶势力，他们同样享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日寇的暴行已在前段讲了，现在讲讲日寇扶持的佛山治安维持会的问题。维持会是在一九三八年尾成立的，设在升平路山陕会馆内，会长初是佛山大汉奸何德映，以后继任的是邓辉。委员（或称理事）有罗安（山仔安）、容华甫、冯文潮、邱新、王荷生、庞念劬等等。维持会的任务是为日寇征粮收税，供应粮草肉菜，开设烟赌，搜捕抗日志士等。汉奸邓辉（混名傻辉），原为麒麟社小什架店老板。在佛山沦陷之日，他甘为日寇鹰犬，亲到日军驻地，面谒日酋，出谋献策，并勾结区内的投机米商和镇北街安记海鲜店东罗安，每日供应日寇的粮草肉菜。又勾结联络原有的富民、汾水、福德、丰宁、纪纲、文鹰六镇的正副镇长，共同组织佛山治安维持会。胁迫区民在升平路清平戏院内，举行欢迎日寇大会和巡行。邓辉因功请赏，得到日寇的许可遂在青云正街设立公司，招商承投，在佛山开设烟赌，他却坐收捐税。于是佛山烟赌林立。所谓烟馆也称“谈话室”，实际上是横床直竹，大吸鸦片烟，一上了瘾就难戒了，既耗费金钱，又损害身体。当时的赌馆，有所谓字花场，设在陈大塘。还有番摊、牌九、扑克、色宝、十二位的赌馆遍地皆是，毒害了

不少男女老幼。而邓辉也一掷千金，面无吝色。维持会在伪南海县府成立后始撤销。

一九三九年间，由伪广东省省长陈耀祖委任李道轩为广东第一行政区专员公署专员。署址设在快子路岭南坊内。李在沦陷前曾任南海县县兵总队长，沦陷后调任为广东省警务处长，再调到佛山任该职。还任命李的胞弟李道纯为伪南海县县长。县政府设在福贤路戢园内。下面各伪职人员有：

刘述耕任佛山特别区警察所所长，所设福贤路。

麦守仁任佛山六乡联络主任。

张升任南海县税务所所长，所设福禄路。

罗炳（竹升炳）、范伯烈、陈砵、何忠（矮仔忠）任南海县侦缉队队长。队部设升平路万寿宫（现文化宫址）。

陈宏任联防队长。队部设上沙平聚局内。

烂赌二任别动队长。队部设在永安路。这些反动武装、凭藉日寇势力，无恶不作，专门缉捕抗日进步人士，敲诈勒索居民。开烟开赌食霸王饭，看霸王戏，占人住宅等等。

陈恭受（人称为张槎皇帝），沦陷前任过伪广东省警察厅代理厅长、莲华四十七乡镇联团总理，极力反对工农革命运动。沦陷后勾结日寇及汉奸，在乡中设立了“自治会”，私立监狱，订出了所谓“治安条例”，迫害农民，为虎作伥。日寇利用他作助手，待之如上宾。因此，张槎乡始终无日伪军前来扰乱，故区内富豪之家，迁入乡内避难的很多。同时，陈恭受又包庇盗匪，他们也视张槎乡为安乐窝，每有盗、劫、偷、抢所得的货物，则在乡内公开销赃，无人敢干涉。

王启与广州市日军报导部勾结，在佛山福祿路尾，前南海日报旧址，设立“南粤报”（初名时事报），以李侠夫为社长，王启任营业部主任，为日军作反动宣传。

冯慕伊将设在公正路的慕伊学校，改名为日语学校，专门教授日语日文，为日寇培育人才。他的儿子冯兆基任日办的《广东迅报》驻佛山新闻记者。冯文潮任佛山治安维持会委员和伪福德乡乡长。

此外，还有大天二在区内进行抢劫。佛山沦陷后的几天里就发生匪徒两次洗劫。一次是在当晚深夜，那些散兵游勇匪徒，乘地方混乱，将普君圩全圩商店洗劫一空。再一次是在三天后，匪徒谢文生纠集党羽多人，用大艇两艘由协成菜市渡河到上沙，将金兰上、下街，升平上、下街等四条街内的商店，洗劫一空。用艇满载谷、米和货物，呼啸而去。当时驻佛山车站的日军虽然知道抢劫情况，也不敢出动追截，任由匪徒自由而去。

佛山人民的抗日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佛山人民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的号召，坚决站在反法西斯主义的阵线上，开展抗日救国的斗争。在“九·一八”、“七·七”事变之后，佛山各界爱国人士就进行过抵制日货，不买不卖日货，将日货挂着上街游行示威。还进行募捐慰劳抗日战士，运送药物支援前线等。

在佛山沦陷前，屠业工人邹炳和文化界人士区尧培等人，组织救亡呼声社。社址一在福山古洞内，一在永安路。设有宣传队多队，分赴区内各附近乡村，宣传抗日，唤起民众。同时出版小册子，散发传单，鼓舞人心。鸿胜馆拳师钱维方将馆名改为鸿胜体育会，向会员传授大刀和武术，组织了一个杀敌大刀队，他当队长，他的爱徒吴勤为副队长。吴勤在佛山曾举办杀敌大刀防护团训练班。钱维方及其师弟汤锡（咸虾锡）、陈艺林（扫把林）等还向会员传授蔡李佛拳术，准备杀敌。后来钱维方因在山紫村组织人民武装自卫队，为当时南海县府所猜疑，将钱逐出境。他被迫离佛赴港，不久忧郁成病而死。会务由吴勤主持，并建立农民自卫队。

在日军推进佛山的当日，石头乡霍、梁两族，联合华远落、禄境两乡的区族，以及瀾石等十个乡的乡人，预先埋伏在瀾石至军营沿河岸上，防范日寇入侵。这时果有日军多人分乘橡皮汽艇准备在军营河边登陆。各乡人即放枪阻击，日军也还枪扫射，双方战斗了近四个小时，双方各死伤十余人。后来日军飞机前来助战，低空用机枪扫射，各乡人知难抵抗，遂撤去。

在佛山沦陷后的三、四天内，区内警察数人在城门头地方袭击数名日军，发生枪战，结果警方不敌败走。还有侦缉警察数人在升平路沿南堤行至新涌口世辅码头处，遥见对岸中山路缸瓦栏有二、三个日军，他们放枪袭击日军，日军反击，不料江佛公路的日军闻枪声而来，他们恐腹背受敌，急忙向上沙方面撤去。其中有一个警察跑至新涌桥脚，被日军

击毙。

普君圩突岐里马福利店店东之弟马钊，因事与一友入行至丰胜街时，见有两个日军迎面而来，一个肩托一挺轻机枪，一个空手步行。他与友约定，他去夺枪，由友相助击倒空手跟尾的日军。但该友不敢袭击日军，而马钊却乘他们不备，夺去轻机而走。日军见马钊只托枪飞奔，没有开枪，才知他不懂用枪的，于是拔出身上的短枪，向马钊射击。马钊当场腹部中弹，弃枪在地，不久死去。还听说在丰胜街福安居口，曾发生过警察袭击日军的事件。

佛山武师邓杰(猪咀杰)是少林拳师邓正(红面正)之独生子，原是铸钢工人。佛山沦陷后，他在三水芦苞圩设馆传徒。因恨日寇侵占芦苞、烧圩奸掠的罪行，每夜独自潜出，暗杀日军，共杀死日军十余人。后来事泄，被日军乘夜围攻。邓杰在家持棍独战群寇，一连击毙日军三人后，终被日军乱枪打死，英勇牺牲。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告投降。消息传来，佛山人民万分高兴，热烈庆祝抗战的胜利。

佛山沦陷时期的日伪政权情况略述

· 华 章 ·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日寇魔爪已伸到佛山镇。在沦陷前夕，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市民纷纷拖男带女，散处四方避难，笔者亦举家迁往南海沉洞亲戚家，回忆当时走难情况，真是狼狈万分。

听说日军入镇时，国民党留下少数军警在东华里附近，叠起砂包，抵抗了一阵即撤退往官山去了。从此佛山在八年沦陷期间，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百业凋零，饿殍载道，街头每天都横陈着死尸，纵不致饿死，也只能吃粟米饭、芋头饭甚至吃花生麸以度日。

日军侵入佛山后，为维护巩固其统治，扶植建立了一系列日伪政权，兹就记忆所及略述如下：

日寇入镇后，扶植汉奸傀儡，成立了“治安维持会”，初由何德腴任会长，后来何转任商会理事长，会长由邓辉接任。

当时最使人触目惊心的是：日军设立宪兵部（设在升平路现在邮电局处），居民一谈起宪兵部，莫不谈虎色变，某一个人稍被日军怀疑，即被抓入宪兵部，入了宪兵部，就算不被杀头，也会被灌水、坐老虎凳等酷刑折磨而死。日军宪

兵部又设宪兵密侦队，队长是魏伯柔和通译陈日等。他们的任务是带领日军下乡扫荡，缉捕爱国人士，并包烟、庇赌、庇私娼、对市民敲诈勒索。

国民党政府在佛山设立“广东第一行政区专员公署”，由当时南海县县长李道轩任专员，县长之职遂由其弟李道纯接任。两兄弟在佛山朋比为奸，显赫一时，其母出殡时，仪仗拥挤程度比出秋色为甚。

行政区属下设有富文镇、福德镇、汾水镇、纪纲镇、丰宁镇、文鹰镇等六个行政机构。在治安方面，则设有“佛山特别区警察所”（设在福贤路附近），所长是刘述耕，后改称为警察局，局长先是陈天龙，后来是梁英特。警察局下设六个派出所。每条路都有警察站岗，说是维持社会治安，实际上是向街边的档口收规（收税）。这些警察每餐只得四两饭，因此个个都是鸠形菜色，骨瘦如柴。

水警署，设在正埠码头原水龙公所地址，署长为罗钧立，此人盘剥手段极为恶劣。当时佛山货运多是水路运输，比如广州——佛山的辰时渡、油栏渡都是货渡，货到码头必经水警署检查，勒索一定费用才能起货，往往横生枝节，诸多留难，务求达到勒索目的。

当时，佛山又属南海县治范围，南海县政府设立三个侦缉队，第一队队长是罗炳（竹升炳），第二队队长是陈砵，第三队队长是陈天龙的小舅子（姓名已忘）。这些侦缉队同样在佛山横行无忌，为祸人民。

南海县直接税局（在咸鱼街）设立于沦陷初期。所谓税

局，只有一个局长，一名办事员，它实际上是上下交征利的蛇蝎窝。镇内的正当商户，税局视其生意大小，漫无标准地指定纳税额，派发纳税通知单，限定缴交日期，如到期不缴，则派出荷枪兵丁两人，登门催交，若催了几次仍不交，则抓人了。由于纳税额是开天索价，商人深以为苦。这时，出现了这样一些人，奔走于税局与商户之间，进行折衷说项，如要纳一百元的，他可以给你说为纳五十元，但税单只写二十元，其中三十元毫无疑问是中饱私囊和给说项人的报酬了。商人一般也乐于这样做，这样既可以减轻负担，也可避免啰嗦。

“南海县商会”早在沦陷前已成立了，沦陷后则继续存在，理事长为何德腴，商会属下成立了米糠业、油糖业等二十多个同业公会。当时发了达的有两个同业公会，一是“花纱公会理事长杨露泉”，二是“织造土布公会”。由于日寇也搞所谓发展工业，主要原料如花纱采取配给制度，配给权属日商三井洋行，沦陷时花纱和黄金都是炒买炒卖的筹码，因配给价和市价相差一半有多，织成产品不如转手沽出，花纱公会寅缘请托勾结了日商坐地分肥，攫取了佛山第一手配给权，然后再分配部分给织布公会，而织布公会的理事们，又捞头着，然后又再分部分给一般会员，转手牟利，因此藉配给花纱而发了财，后来开大布厂的不乏其人。由于有利可图，一些有权势及跟织布公会理事们有瓜葛的人，也纷纷开设无机织造厂，来从中瓜分一份了。

日伪及国民党政权的反动统治，使沦陷期间的佛山交通

封锁，原料缺乏，商业凋零，币制混乱，在沦陷初期，市面流通货币一是广东银行发行的荔枝湾币，二是日本军用手票。军票分为拾日元、伍日元、壹日元、拾钱，拾钱等于壹角。汪伪政权成立后始发行了“储备券”。以致造成货币贬值，米珠薪桂。平民百姓用纸袋籼米，烧的是旧棺材板，只有少数奸商擅扎粮食，炒买炒卖黄金、花纱，大发国难财，另外，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平民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封锁线，走些故衣、杂物往沙坪、芦苞等地出售以维持生活。而畸形旺盛的只有旅馆、赌馆，原因是那些发了财的奸商和侦缉们，终日花天酒地，不是沉迷于赌窟，就是留连于旅店，因为旅店设有“导游社”，大多数年轻少女，名为导游，实供玩弄，导游女出工每小时是二元军票，出天光工则廿多元了，那时社会简直是人间地狱。

日寇及其走狗们，不仅以密侦队，侦缉队等施以暴力统治，且在思想上对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因此，日语学校，南粤报等就应运而生了。

佛山日语学校设在公正路，是在沦陷后第二年办起来的，是佛山一位姓冯的“宿儒”和日寇合作的产物。教授由日军方面派人来担任，校务由冯某主持。日寇办日语学校自有其潜在目的，但也有不少人去就学，目的是学会三几句日本语，避免挨打，因为当时凡是交通要道都设置了日寇堡垒，行人经过必须鞠躬敬礼，稍不如意即遭掌掴、脚踢，若会讲几句日语则比较容易过关，所以，“兵队先生您好”，“再见”这几句是必修的了。